隋書

一九



特進臣魏徵上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

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
迄乎晉宋其躰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
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尢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
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
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
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
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
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
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

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
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
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
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
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
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斵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
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
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
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躰
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臮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為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没復歸蕭詧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授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

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訪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訪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此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頍

王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顒所責怒

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疑決多頍所為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横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

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又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儦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
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儦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
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
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
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
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
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
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
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
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

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潁

諸葛潁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潁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

齊不得調袺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尤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顗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洽葛後録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常賜顗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顗性褊急與柳𧦬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辛江都道

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揔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逐臣

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
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不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
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
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
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濆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鶩渡
上瀨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曾連唯救
患吾彦不爭勳爵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
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晃
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
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

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
僚麗景相携招冉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
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雊麥雉
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
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
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孫
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惝
怳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鴈時能訪
死生此詩至京盛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
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

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

來迁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
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
露憩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
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
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宜條楊
越坐棠聽訟事絶詠歌攀桂擒詞眷言高遯至於揚旌北
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關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
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
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玆獨善良以於邑今遣
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子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

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 費及貞
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
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
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
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
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
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壁之世學無半古
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
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
豈謂横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鼠貫明珠以彈雀

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壁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皁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慚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

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
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
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
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
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
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
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
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
之詔綽為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
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鑾旗還西邁行宮次

于栁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
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音靈綏萬
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
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貌屬殊庭兼以聖德遐
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
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
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
霜暉於羽翮潡丹華於觜距鸞翔鳳跱鵲起鴻騫或蹤或
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
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

王青烏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册不泯遺文可觀况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眞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鑾停輿海濱駐驆巖阯倚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氷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

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幸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羇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渡江變姓

名白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群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

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
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壽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
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
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
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
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
廼西驅展軨齊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
徒是節春之暮神皐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
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
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

其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疏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潁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胄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穎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摠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説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潛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

名爲韻篆徽爲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
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
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威出洛
綠綈白檢述勳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
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
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
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
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
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干秋羽盛
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

胥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
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雅之對已遒
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
降情引汲擇善翹微築館招賢繫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
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
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
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
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衆
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
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

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
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
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
用遂躬紆睿旨摽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揔會舊轍
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
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
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
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巳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
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
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誚於

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後薨晉王諱復引爲
楊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
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
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
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
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
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
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
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鄭
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

彖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韙東探石簣之符西盡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復值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楊州揔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収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緑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

豊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説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青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寳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揔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今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翿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㸦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勲於往將微幸棲仁岳泰遊聖海謬承恩獎敢叙該博之致云

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

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

弟正藏

杜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

曁晉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奇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儁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

責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闥中書侍郎與劉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

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蕚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曰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

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齓喪父事母以孝聞母

魯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
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
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
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
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
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
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
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
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
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

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遠乎少長肅然不敢弛背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

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
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
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
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
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
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飢多
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
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
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
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

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鷤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而作木嘗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爲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

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子賾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

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鄭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鄭取定鄭嘗著論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賾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毋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賾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

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
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
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
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
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
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
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
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
盡意寧俟繁辭贖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靈自

失若乃理高象繫詹軫悤而不辯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
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
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
王殿下禀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
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
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遊本無意於希
顏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
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藿屢空舉燭無成穿
楊盡弃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蒞鴻儀虛班驥阜挾
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崐崘以為池匹酬恩而

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眞龍
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
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
隕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
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
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
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
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
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蹟荅曰謹按
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

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東征

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績與洛陽元善河東柳䛒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邪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

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
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眞觀
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
冬沍寒不服綿絮大傅徐陵爲之刋山立頌初在縉雲山
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
道也晉王諱鎭楊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
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
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玄怡神虛
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
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

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帶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楊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眞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

餐松餌木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顔色不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舃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尸柩至方知其

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金柳謦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歎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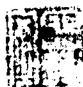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敎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

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
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
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
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
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凝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說無窮
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
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
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
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
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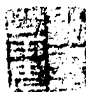
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因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䘏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史臣曰古之所謂

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絶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卷第四十二　隋書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内史叔

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摰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絶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為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續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

鎮荆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絶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昭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羇旅不

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賭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踈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

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

李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
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
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
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
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
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
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
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
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
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李才旦而奏曰臣仰觀

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為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奥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為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為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

張胄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宏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轂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鄂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

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

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

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鏁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筭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㵎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

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絶世以為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

為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

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
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
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
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當誅何
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
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
器帝善之放為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
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
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

察天文字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
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
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侻博涉經
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
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
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
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
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

所感疾暴卒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
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
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
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
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
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
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
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為聘周主使加散騎常
侍尋為祕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
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

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産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絶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

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
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
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
愛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
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
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
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
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
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
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

實姦而殺非也乃其寺僧謚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其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為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

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
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
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憖
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録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
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
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
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
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
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
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

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彦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摠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鴈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

踐祚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

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

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

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

無彊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

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録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

語竟無所荅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

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又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隂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

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甞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冑玄

張冑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

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内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令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

却差一度至梁虞劆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冑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冑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遲令合朔加時晩檢前代加時早晩以為損益之

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冑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為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

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冑玄推之各得其眞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

三十六度內最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冑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眞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廻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冑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冑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

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冑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内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冑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冑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
所苦輙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
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
父奭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
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
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
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
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户因而妙達鍾

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

聲　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荅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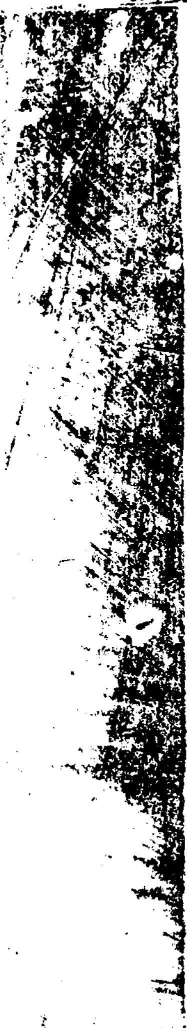
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飢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有樂人王令

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宫聲往而不反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落下閎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

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列傳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四　隋書七十九

特進臣魏　徵上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横方兆

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重爲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籍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輙叙其事爲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爲楊

妻勳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耻之乃命高頻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

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 弟陁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爲荆州刺史武帝之入關也信弃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爲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爲大司馬及信爲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爲定州揔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

臣子父淪異域徼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
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
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爲丞相拜儀同
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
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
民猷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
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
弗賞睠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
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
史趙國公邑萬户其諸弟以羅毋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

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
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内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
陁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軍
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而出爲梁州摠管
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
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
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弑
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
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閤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
官至柱國卒子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從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之出爲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

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幷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爲民

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陁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禄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陁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平鄉侯

蕭巋傳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詧初封岳陽王鎮

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
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詧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
以詧爲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詧遂都
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
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揔管以兵戍之詧薨歸嗣
立年號天保歸儁辯有才學兼好内典周武帝平齊之後
歸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
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
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
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

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滻水之上後備禮納其
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
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
於是罷江陵摠管巋專制其國歲餘巋又來朝賜縑萬匹
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
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且歸拜謝而
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
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顧鄙躬擐甲胄身先
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痾疾屬纊在辰
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

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
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歸在位二十三年年四
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巋著
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
馬遣人伏地著 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
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内外親任才良聿
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
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

我必不可干匆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匹加饘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主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捴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于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鄀州琮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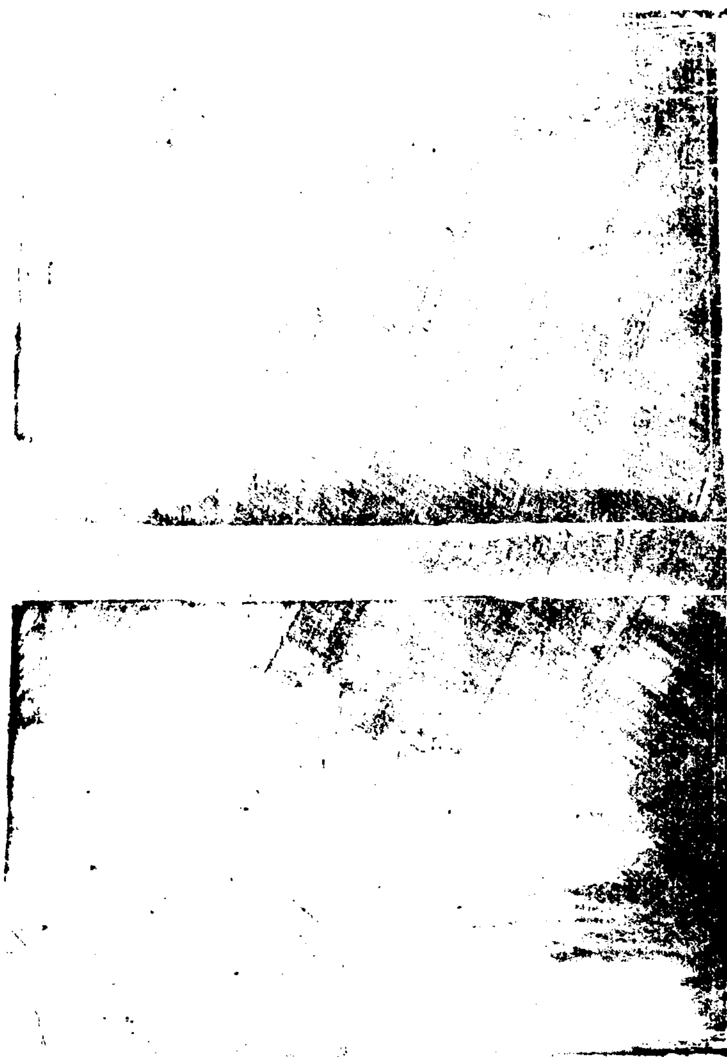
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柱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内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荅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

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為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皛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

瓛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為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鄀州瓛懼與其叔父巖奔于陳陳主以為侍

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詧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瓛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瓛由是益爲衆所歸襃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瓛遣王哀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衆聞之悉無鬭志與述一戰而敗瓛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瑒爲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廢爲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勗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

特進臣魏　徵上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

往徵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求言載思實庶姬之耻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絶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貴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

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
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
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
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
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
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
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
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
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
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殺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

及躬行殺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户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絶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栁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

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

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甓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

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

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

夫人摠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輙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

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
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
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
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
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
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䰟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
悉定表䰟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
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
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
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

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勑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

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群賊甚有大功令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

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揔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叚謚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

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曾郡太守毋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

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

室端居未嘗輙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

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

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没于氏哀毁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絶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襃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荅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

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籧篨上作獠儛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

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飮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

公鄉慰諭之其妾言以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旣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

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
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
妻也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
守險不從叛逆封爲寧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
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
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
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

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毋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

遺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覔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媼孝女之忠壯崔爲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

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